

烟火珠崖

丹心造福祉

王镜宾

丹心长明灯，海岛亮千年。五公祠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占地4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800平方米，始建于宋朝，经历战火损毁多次修缮，清代康熙年间扩建，被誉为“海南第一楼”。

现在修缮一新的五公祠是一个AAA级景区，包括一个苏公祠，两个伏波将军祠，五个宰相祠。

这里先建的是纪念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苏公祠，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由广东惠州再贬为“琼州别驾”，“南迁过琼”时，经过海口，发现当地人常饮用护城河水，不干净，他经过勘察地下水源，指导当地百姓“依地开凿”，挖掘出双泉，取名叫浮粟泉、泃泉，这就是苏轼“指凿双泉”的故事，被誉为“海南第一泉”。三年后，苏轼回京，从儋州返回路过海口时，给这两个泉眼的亭子取名叫浮粟亭、泃酌亭。

苏轼既是文学家、书法家，又是一位清官能臣，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怀揣着一颗爱心，所到之处，关注民生，勤政为民，留下诸多佳话。他在海口发现老百姓饮用水质不好，就指导百姓开凿甘泉，改善民生福祉；到达儋州后，积极传播中原文化，培养学子，培养出海南第一位举人、进士，可谓功德无量，堪称海南的百代文宗！

苏轼“指凿双泉”这一画龙点睛之笔，开启了其海南传播文化之旅。

后人建起苏公祠，门口有一副楹联赞美他的业绩，十分贴切暖心：“忠良胜迹存正气，瀛海光辉启文明。”

景区北边是两个伏波将军祠，展览的是“波伏潮平郡县出”——汉朝路博德将军、马援将军征战南越的战争史，和他们带领大汉将士开疆拓土所立下的赫赫战功，海南就是那时候并入汉朝版图的，图文并茂，令人敬佩！

在苏公祠后边是五公祠，是后人为了纪念唐宋时期五个被流贬到海南的五个宰相而修建的。这五位分别是唐朝宰相、政治家、文学家李德裕，宋代宰相、政治家、民族英雄李纲，以及李光、赵鼎、胡铨。祠中有雕塑与文字介绍，有供奉的神位，还有后人的题咏，令人肃然起敬。

五公祠门口有一副楹联：“千年胜迹两朱子，万里投荒五谪臣。”他们都是心忧江山社稷、时刻关注民间疾苦的清官名相。当年，他们被贬到海南，没有怨天尤人，意志消沉，而是接过苏轼的接力棒，努力为民兴办实事，发展教育，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动了海南后世人才辈出，追赶古代的灿烂绽放的中原文化和现代文明，流芳百世，让后人敬仰。五公祠里面有一副楹联：“道统应时海疆从此开风气，菁华乘运僻野至今有翰章。”这副楹联高度赞扬了五位宰相的功绩。

而五公祠旁边的陈列馆里，介绍了千百年来从海南走出去的许多历史文化名人。更生形象地展示了苏轼和五公对海南的巨大贡献。

古人说，福祸相依，福祸相互转化。他们因为忠君报国得罪奸臣昏君而致祸被流贬，海南却因为他们这些名人的祸而得福祉。如果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消沉颓废，一蹶不振，那么他们就是人生旅途上的一个个匆匆过客，转瞬即逝。

忠义昭日月，惠民传千年。无论人生旅途一帆风顺，还是波涛汹涌，只要一个人一直怀有一颗爱国爱民之心，他心忧天下，心系民生，不断付诸实践，那么，他的祸患和屈辱就一定能够转化成别人的福祉和快乐，能给老百姓带来福气和好运。成千上万老百姓的好口碑就一定治愈宦海沉浮给他带来的伤痛，为他带来吉祥和福报，让他化祸为福，青史留名，百代传颂。

风物写意

一棵银杏树

丁太如

在记忆深处，有一棵银杏树，静静地伫立在故乡的田埂上。它就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见证着岁月的流转，守望者乡村的宁静。

那棵银杏树高大而挺拔，粗壮的树干需要几人合抱才能围拢。它的枝干向四面八方伸展着，犹如一把巨大的伞，为脚下的土地遮风挡雨。春天，银杏树抽出嫩绿的新芽，给大地带来一抹生机勃勃的绿色；夏天，它的枝叶繁茂，郁郁葱葱，成为人们纳凉的好去处；秋天，无疑是银杏树最美的季节，满树的叶子变成了金黄色，仿佛一把把小扇子，在阳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微风吹过，树叶纷纷飘落，如同金色的蝴蝶翩翩起舞，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地毯；冬天，银杏树褪去了繁华，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但它依然傲然挺立，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田埂上的那棵银杏树，承载着我许多美好的回忆。小时候，我常常和小伙伴们在树下嬉戏玩耍，捉迷藏、跳皮筋，欢声笑语回荡在田野间。累了，就靠在树干上，闭上眼睛，感受微风轻拂，聆听鸟儿的歌声。那时候，银杏树就是我们的乐园，陪伴着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快乐的日子。

一段时间，我离开了乡村，来到儿子生活的城市。城市的喧嚣和繁华让我渐渐淡忘了那棵银杏树。然而，每当我感到疲惫和迷茫的时候，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棵银杏树的身影。它那坚定的姿态、宁静的气质，仿佛在告诉我：要保持一颗平和的心，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

如今，再次回到乡村，我迫不及待地来到田埂上，寻找那棵银杏树。它依然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了痕迹，但它的美丽和威严却丝毫未减。站在树下，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那些美好的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我轻轻地抚摸着树干，感受着它的温度和力量。这棵银杏树，它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的童年，我的根。

早晨醒来时，护士已经将窗帘拉开，阳光倾泻下来，溶漾在病房内，墙上打上了整齐的格子。新的一天，让人心怀期许，踌躇满志。

住院期间，需要确立一种新的生活秩序。病房里日子，步履悠然。一间房，两张床，床边都悬挂着浅蓝色的布帘子，拉上帘子，是彼此独立的小天地，收起帘子，病房成了一个家。虽然只是临时的，但日子有模有样，吃饭、睡觉、输液、聊天。我的病友来自潮汕，是一位老教授，曾在我的海南老家工作过。我们闲聊时总是绕不开黎母山，他在那片大林莽待了五年。老教授病情比较轻，只做保守治疗，不用动手术。我给他几个苹果，他投桃报李，回赠了一罐乌岩单丛。陪床的是他侄女，小姑娘性格外向，伶牙俐齿，很快和我妻子混熟了，有时我正在输液，妻子要下楼买东西，她会说，阿姨放心吧，有我呢！

手术前一天，除了必要的检查，没有别的安排。在陌生的环境里，我竟然拥有一个漫长的午觉，醒来时太阳已经西斜，我下楼溜达。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树梢上，形成斑驳陆离的光影效果。几棵异木棉，树干直立，树冠呈伞形，满树姹紫，秀色照人。色彩、光线、气息以及那份宁静，构成大自然的秋天美学，自然界的诗意表达，张弛恣意，果敢直白。

术前谈话是规定动作，地点在住院部值班室。吴医生身材精瘦，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态度和蔼可亲，说话细声细气。他指着电脑上的CT图片和我谈手术的有关事项。单纯性腹腔镜囊肿去顶，属于微创手术，但医生也是要把坏话说在前面，手术的风险应说尽说。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作为病人家属，妻子也在上面签了字。

晚上，负责麻醉的孙医生来到我的病房，进行术前访视。孙医生是典型的北方人，高大微胖，平时说话该是声如洪钟，而此时，他一直压低声音，语气语音较之于他的外形，大相径庭。他详细了解我的年龄、身高、体重以及过往病史等情况，提醒我术前应该注意的事项。末了，孙医生说了句令我欣慰的话：你的身体素质很好，请不要紧张。他极力消除我的不安和焦虑。



《陶女之韵》(雕塑) 冯晓惠作

人生况味

万物温柔

赵海波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护士把我带到手术大楼。休息室坐着许多等待手术的病人，我被安排在一个座位上。过了半个小时，一位护士拿着一个文件夹来到我面前，先是点了我的名字，然后翻看我手腕上的腕带信息，一一确认后，叫我跟着她去麻醉手术室。

手术室空间很大，里面摆放有许多叫不出名的医学仪器，室内极其安静，除了孙医生，还有两位医生，他们都穿着绿色手术服，默不作声地忙着手术。孙医生叫我躺在刚刚铺好的床上，给我做静脉注射，他低声说，你准备睡觉了。我很快失去了意识，一秒入睡。

麻醉医生真不简单，他下的一剂麻药，关系到手术的成败。细细想来，一个人在药物的作用下，秒睡应该是不难的，难的是在预定必须醒时能不能醒来，这就要看麻醉医生给的药量是否精确。我在麻醉后不仅秒睡，而且在手术完成后，护士喊我的名字时又秒醒了，可见孙医生医术精湛到何种程度！

术后需要卧床六个小时，主要是测血压、量体温，观察生命体征。同时，输注葡萄糖和氯化钾。前者是为了补充体液和



《医生》(油画) 塞缪尔·卢克·菲尔德斯(英)作

能量；后者则是为了维持细胞内外电解质平衡、促进伤口愈合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日”方式，欧阳修写字“消日”，在书写中，任由烟雅时日悄然滑过。我喜欢用看书的方式来打发闲暇时光。这几天，重读《病隙碎笔》，躺在病床上，捧着这样一本书，常常想起史铁生，想起他风华正茂就坐上了轮椅。得了褥疮，向往端坐轮椅的时候，患上尿毒症，又眷恋往日的时光。人生在世，健康与病痛总是相互滋长，“生病也是生活体验的一种，甚或算得是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虽是职业病人，但史铁生的文字，乐观、练达，富有感染力，可以安顿病人们的心魄，使其内心充满期望和力量。

住院的常态是躺床，对病人而言，能够下床活动是件幸福的事。术后第二天，我就可以在病房外的廊道上走动了。每次护士来病房量体温，总会温柔地重复一句话：多下床走走。适量运动，有助于胃肠道功能恢复、促进血液循环、加速刀口愈合。在廊道上遇见一位病人，一边打着点滴，一边推着药架，慢慢移动着步子。

出院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出去散步，平时喜欢健走，而此时，只能慢行。住院部在西区，这里草木繁茂，绿意浓密，树梢上闪烁着月光的亮泽。绿的尽头是苍湖，蓝色丝绸一般。嗅着青草的气息，举头望夜，漫天星斗，钴蓝的天如同一片海，“星沉海底当窗见”，此情此景，若有所思，横无际涯。世事千帆过，前方终会是星月璀璨，万物温柔。

诗路花语

倒置的美学(外一首)

宁小牛

小院。架子上的南瓜藤蔓在继续枯萎 晚归的麻雀衔着金色的风从头顶飞过去 窃去诗集里的字句 将更加简洁的静，递过来 喂了鸡鸭，收拾好碗筷的 老伴，重新坐到我身边 手里捧着我们的婚纱照 我们颠倒观看照片的方式 使胸口，与一次绝美更加贴近了一些

午后，我将黄昏倒置眼前 从一个秋日，返回整个春天

周末

微火，鱼在锅与油的鼓励下倾吐心声 我成为它们虔诚的听众 将围裙，系于腰眼以下 鱼尾，在逐渐激昂的声调中翘起—— 万物皆有无中生有的本性，为何 不为一场春汛还原不坏的金身

我的妻，似乎也通过袅袅余音 破译了动物界的一道方程 她们正向我走过来，款款深情

故乡的秋天

陈才锋

清远的蝉鸣赶走蛙声 让季节的余韵 在故乡的山岗上 回味悠长

一轮洁净的秋阳 像炸开的棉花 一朵朵站在秋天的街头 等待，亲人们摘下 她最美的笑容 酿造一坛烈烈的酒

请再轻一点 轻点 一场秋风起 凉了 就系上粉红的纱巾

当树叶在风中摇曳

徐永清

爷爷捡起院子里飘落的树叶 举手对着晨曦的阳光细看 叶子上清晰的脉络 是岁月的法令纹 它们和爷爷脖子上的青筋对称 我的目光 在枝头摇曳的树叶里断裂 略带凉意 风让我裹紧日历的絮语 爷爷把树叶放到口袋里 和他的烟丝混在一起 他习惯在田埂上享受黄昏的孤独 往事是玉米棒上掉落的玉米粒 和爷爷的牙齿一样大一样坚硬 他在土地里活成了树下的竹椅 等待接替他的坐下来 连同无声的嘱托

青岚水墨画白沙

李锋

以一城青岚水墨 我在南叉河畔绘一幅山水长卷予你 埋下伏笔，在山的世界 热带雨林的空灵气度是你怦然心动的深情告白

笔行中锋，从水的源头起 南渡江，珠碧江，石碌河，你临水而居的心脉是我撩拨水面留下的线条 河岸的风，把你吹成挂在云端的阅历 人世的一切不过偶得 我在云浮雾绕的转峰处 为你画眉点睛，着色描红 水墨丹青的姿容只留两样：山不隐 水无形



投稿邮箱 hnrzpb@163.com

动物档案

狗的故事

严敬

我信步走到购物一条街，从东向西慢慢踱过去，将物什看得仔细些，这样，我就可以消磨掉许多时间。下起小雨，但店家伸出的阳台可以挡住雨滴。

在街道尽头，一家临街的房子居然关着大门。其他的门面都在做生意，唯独这家门户紧闭，显得冷清。

这家大门前站着一条花狗，白底缀黑斑，看它的样子，像是避雨。我已走到这条街的尽头，不想再往前走了。我站在阳台上，想起这条狗来。狗发现我在看它，神情顿时非常羞怯，并且赶快扭过脸去。它往雨里移了两步，马上又停住。我觉得它不像在避雨，因为雨并不大，如果它在雨里活动，一点也不碍事。

我站在一旁看它已有一些工夫了，它伫

立在门前，即使行人偶尔碰它一下，它也不以为意，顶多稍稍偏一点身子。说不定，这户人家的主人，就是跟前这条花狗的主人，主人锁了门，出外办事去了，谁知，狗跑得比主人快，先回来了，它只得站在门前，耐心地等它的主人归来。这样好得很，它替主人尽了看家的职责。但是，按照经验，替主人看家的狗，一般总是卧在大门下，瞪着双眼，龇牙咧嘴，做出凶样，不许陌生人靠近主人的家。所以，我又觉得花狗可能不是这家的狗。

要不然花狗和它的同伴有约，在这里等它的同伴？街上有好几个卖烤鸡和烤鸭的摊点，满街的香味飘荡，即使吃不上美味，但可以围着卖烤鸭的摊点转悠，画饼充饥，一饱眼福。可是，花狗不为所动，一心一意站在门前，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想搞清楚花狗在等待什么，我立在花狗不远处，不动声色地打量它。花狗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久久不去使它越来越疑惑。它虽然看出我对它没有恶意，但我不停地盯着它看，终究让它心里不踏实。它或者已看出了我比它更有耐心，最后，它在门前踱了两个来回，在一棵水泥杆上蹭了一下，以为这回我再也没有注意它，迈着羞怯的步子朝另一条街去了。

花狗可能放弃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它没有办完。我想看它把事情办完，结果却打扰了它。我使它成了一条失信的、不坚定的狗。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花狗办完了它的事。它今天不过是心情特别好，趁这凉爽的雨天，出来逛逛，街上的人流让它兴致盎然，然而，我来了，像它打量行人一样打量它。

而且这人这样僵，非要盯着它看。